

老家的枣树

李玲玲



露珠凝在红红的枣儿上,圆滚的肚皮撑开红绿喷染的衣衫,更像是小脸皴裂了。一缕阳光醒来,透过零星的缝隙就看见一个偷吃的小女孩。她七八岁模样,蓬乱着头发。

我偏坐在院墙上,手里拿着一颗鸽子蛋大小的枣儿。被阳光厚爱的一面,早就啄食在嘴里,露水氤氲在手心儿,另一半青衣裹着瘦小的枣核被夹在拇指与食指肚间,调皮地举在那一缕温柔的阳光里,边咀嚼边炫耀。

两家妈早都起来了,也不知为什么,头上都包着毛巾。老妈的常是米黄色的,两头各印染着一支梅花,包完头,后脑勺两边上各留着一朵,甚是鲜艳。于妈的是

橙红的或白的,没有花型。我掩在枝杈里,边吃边看着她们进进出出。

清早的枣儿最好吃了,凝了露水的更好,汁水清甜甘冽。那时,晨睡也常被骚扰,禁不住那样的诱惑,梦里也要甜醒的。悄悄爬起来,越过酣睡的大姐,跳下炕,敏捷得像只猴子,上树爬墙样样精通。这些不可思议的技能,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退化,退化得已经怀疑不曾有过。

老家院子里种了3棵枣树。老妈说是我们姊弟仨的,现在看来许是让我们好好爱护它们吧。于是,这3棵枣树和我们有了共同的名字。后来,这3棵树长得和我们一样,居然有了我们的脾气和身

人生感悟

姿。大姐的那棵和她人一样,展开它的气势,枝繁叶茂,在自家院子展现着大姐之风范,甚至越过院墙伸到了隔壁干妈家。就像酣睡的大姐,炕也要占一多半。当然,大姐树上的枣儿也最好吃,我偷吃的就是她的。但是,有她在我是不会吃的。

我的小树夹在小弟和姐姐的树中间,显得有些委屈,倒也聪明,一股子劲儿直往上长。叶子黑亮黑亮的,枝杈没多少,个头就小了许多,果子不甜,不大受欢迎。小弟的那棵貌如其人,小的时候不咋长个儿还体弱多病,院子一大半给它留着,它却瑟缩着不长。最神奇的是,结的枣儿和小弟一样长皱。弟的小手与脸蛋经常皱着,这是他小时给我们最深的印象,即使现在一表人才,我们也是常打趣儿。

饭已经做成。两家老妈借着叫孩子出被窝儿的空档,隔着院墙唠起嗑,村里的家长里短,自家的柴米油盐。赶上谁家做了点差样的,饭食就会在墙头越过。两家大人好,又赶上我和那家的女儿拜了干姐妹,两家因为我俩成了一家。这样的日子在日出日落里,在枣树枝杈佻俏、抽枝吐芽中,年复一年地流淌。

老妈随我们进了城,依旧经常打电话给干妈,聊着家长里短、油盐酱醋,还会谈起枣树与我们。时间不停歇,感恩遇见,珍惜拥有。

念念不忘

秋雨闪亮

戴永瑞

那一年,我顺利地通过考试,从一名代课教师可以一跃成为公办教师,心里自然兴奋不已。

在初秋的一天,我离开了自己的家乡,离开了从未离开过的双亲,只身一人来到了这个学校所在的县城。每天夜晚枕着流水声睡去,一开始的激动终于被空虚和孤独的情绪代替,好多时候,望着阴郁的天,心里感到无比的落寞。

一个周末的夜晚,我被雨声惊醒。窗外的秋雨在远处的灯光下闪烁着光亮,那一刻,我的心头忽然涌起了思念,这样的感觉刻骨铭心。在秋雨里,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在村口焦急的眼神,看到了父亲忙碌的身影。那一刻,作为他们的儿子,我感到有许多言语涌在喉咙里。

上高中的时候,我才14岁,因为离家远,成了住校生。那个时候,每到周三的时候,就想家想得发命,巴望着周六早点来到。而母亲几乎每周六黄昏的时候,都要到村口迎接我。

意外的是有一次周六下雨天,我放假回家,全身都淋湿了,在路上还摔了一跤,那天母亲却没有出现在村口。此时竟觉得自己是多么委屈,泪水禁不住地流下来。后来才知道,母亲听了天气预报,为了赶在下雨前摘完白云般的棉花,一大早就来到棉田里。露水打湿了她的全身,炎热的中午她还没有离开,饭都没有吃一口。

等棉花摘完了,天下起了雨,母亲才记起自己的儿子。她从田里匆匆地往村口赶,可由于劳累,母亲摔倒在路旁……站在母亲的床前,不懂事的我还在生着她的闷气。母亲摸着我的头,歉意地笑着,那笑还有许多苦涩。扶着母亲回家的邻居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,我读懂了母亲的笑,伏在母亲的胸前大哭起来。

每个周日我会跟着父亲来到田地里,像薅草这样简单的农活都让我腰酸背痛。其实父亲就是要我站在旁边,看着他怎样劳作,让我不要忘了自己是农民的儿子。

绵绵秋雨里,我很少看到父亲的身影,我总以为父亲躲在哪里打牌了。但有一天父亲右手捂着左手,鲜血淋漓地往家赶时,我才知道父亲背着我们去赶工了。

下雨天,父亲怕自己闲着,又怕我上学缺了学费和零花钱,就找了帮人拉锯的力气活,挣得几个小钱。望着父亲疼得皱起的眉,我握住父亲的手,一个劲地问他:“很疼吧,很疼吧?”爸爸佯笑着:“不疼不疼,你好好写作业。”

秋雨闪亮一幕幕往事,秋雨绵绵,怎么也比不上父母的情意深长。记得那个夜晚,我只想天早点亮起。我要趁着秋雨往家赶,看一眼栖身于乡村的双亲……



花开诗旅

枫叶红

姚凤霞

一定是来自远方

一路跋涉,一路追逐

日落黄昏时,将九月村庄

染成相思的暮色

缓缓地铺开一抹月光的白

亲笔写下日子的苦辣酸甜

静静安坐在星子的明眸里

用心灵感悟

飞逝的光阴

寓意深刻的禅思

空灵的文字

一枚枫叶的嫣红

同一片玲珑剔透的鸿毛

是南归雁留下的最后叮咛

父亲的算盘

颜克存

每次回乡下老家,总能在老屋的墙上看见一把黝黑发亮的老算盘。老算盘是父亲手心里的宝。父亲每隔几天都会把它从墙上取下捧在手里,小心翼翼地为其擦去浮尘。尽管随着时间推移,算盘早已淡出了人们视野,退出了历史舞台,但这把算盘对于父亲来说,却有着深刻的纪念意义,值得父亲一生珍藏。

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家乡农村信用社里的一名职员。那把老算盘就是他参加工作之后买的,比我的年龄还大。据父亲说,当时他一个月的全部薪水才22块5毛钱,而他要买的那把算盘就得整整17块,几乎占了月工资的一大半。可他当时就是看着那把算盘顺眼,像着了魔一样喜欢,于是几经思量,心一狠,闭着眼就买下了。从此,那把老算盘也就随着父亲的脚步,陪着父亲一起工作,一起退休,彼此不离不弃,或将相伴一生。

“算盘打得好,走遍天下饿不着”。在家乡那会儿,算盘曾一度是文化人的代表。父亲也因打得一手好算盘成了村里冒尖的知识分子,只要谁家有个管账记礼的事,东家准会提前好几天就来请父亲帮忙。父亲也从从不拒绝,总是笑眯眯地答应。一般事情临了,东家都会或

生活手记

多或少要表示感谢,可父亲却从来都是推辞不接,最多也就抓上几颗糖果揣在兜里,回家作为我们这些孩子的零食,哄我们开心。

小时候,我们最喜欢跟在父亲身后。他给别人家管账记礼,我们在一旁与同龄的孩子嬉戏玩闹,玩累了就依偎在他的身旁。手里拿着主人家递过来的糖果,一个接一个地塞进嘴里。吃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,就连脸上的表情,现在想来依然犹如蜜甜。

后来,我渐渐长大了,到了上学的年龄,小学的数学课本里专门有一部分内容是学习珠算的。父亲就高高兴兴地拿出他的宝贝算盘,手把手教我学习珠算。那时候算盘在父亲手里噼里啪啦作响,随便拨弄几下,一道道数学算术题的答案就出来了。我既觉得神奇,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小小的算盘竟然有那么大能耐,能与每一个数字产生关联,不由从内心深处对父亲和他的算盘产生了无限敬畏之情。

父亲一生都对算盘有感情。家里新房换旧房,先后经过几次搬家,许多老旧物品都被父亲遗落了。而唯独那把老算盘,父亲总也舍不得丢下,始终将其带在身边,挂在自家的墙上,日复一日,一年又一年。

【秋天原野】

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。”秋天的原野,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少了份奢华与妖娆,多了份凝重与洗练。辽阔的原野上,火红的高粱,金黄的稻谷,洁白的棉花……一派葱郁,一派生机,孕育着美好,满载着希望,交织成大自然的绚丽篇章。

——管艳艳

【细雨】

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,青绿的叶片,有了几丝金黄的曲线。浅秋的风划过陌上,缱绻着阵阵桂花香。悬挂在枝头的点点金黄,慰藉着不尽的沧桑。一场秋雨,两三清凉,裹挟泛滥的时光,将所有好和坏的心情,都揉进隽永的诗行。

——陈保峰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温柔】

“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,是初秋。那时暄气初消,月正圆,蟹正肥,桂花皎洁,也未陷入凛烈萧瑟气态,这是最值得赏乐的。那时的温和,如我烟上的红灰,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。”初秋在林语堂的眼中是如此的温柔缱绻,令人喜爱。而我和他一样,也喜欢着这样的初秋。

——程磊磊